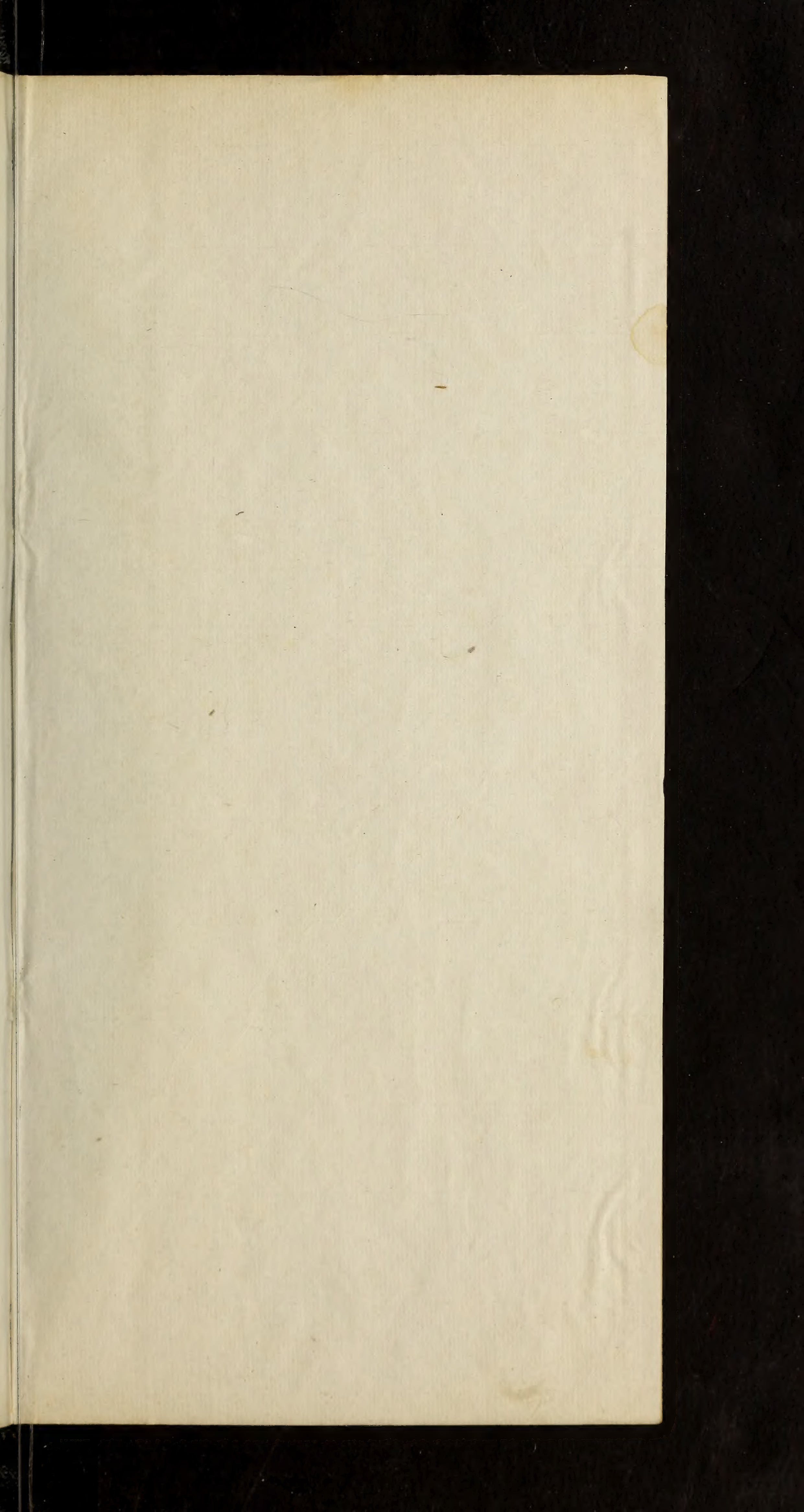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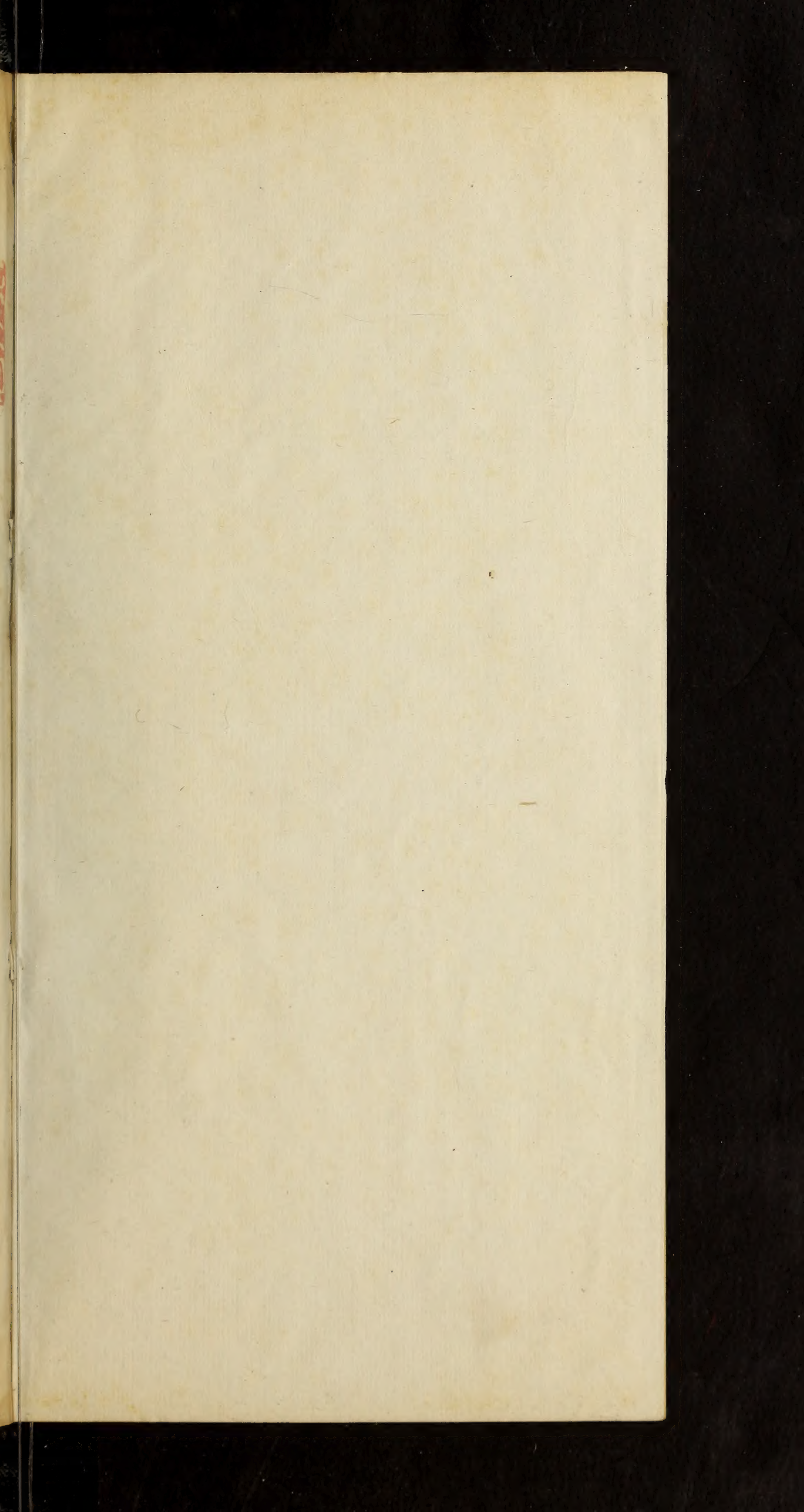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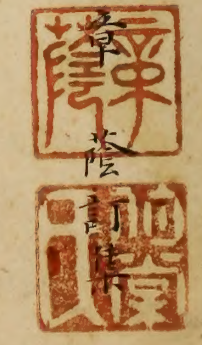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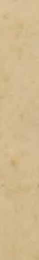




何陋山房選定藝文珠璣類編

古岑乩後學伯棠甫章蔭訂集





○題名類　姓字附　集古十五則　摘粹十二段　全文十九篇

監察題名記　巡撫題名記　郡守題名記

推官題名記　二首　州守題名記　縣令題名記　三首

經歷題名記　縣尉題名記　公署題名記

科第題名記　靖節先生謚說　仲兄文甫字說

名二字說　江仲龍字說　字朱晦菴祝詞

賀劉福先加歸序

誥敕四十三條

貞淑咏

題名類

帝王歷年記云人皇之後有四姓五姓七姓十二姓紀則姓之始疑起於此而帝王世紀至太昊始曰庖犧氏風姓也易類是謀曰黃帝吹律定姓疑姓自太昊始而黃帝定姓者因生賜姓之始也陸法言引風俗傳云張王李趙爲黃帝賜姓

春秋左氏傳曰天子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命氏之原尚矣天皇而降皆稱氏雖盤古之初亦曰氏也 正義云氏上音切音是姓氏猶家也釋例曰別而稱之曰氏合而言之曰族

筆談曰世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著盛自魏氏詮總人物以氏族亦不專任門地惟遐方外國則全以爲貴賤如天竺以刹利婆羅門爲貴種自餘爲庶姓是也國主大臣各有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之庶姓雖有勞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後魏據中原此俗遂盛於中國唐末方衰息也

帝王世紀曰神農母名女登春秋鉤命决曰任似感龍生帝魁注云魁炎帝名左傳曰大皡以龍紀官故為龍師而龍名又大皡之母名華胥則名疑始於伏犧氏之前

曲禮郊特牲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字所以貴名帝王世紀曰少皡帝名摯字青陽則自金天氏始為字也

史記注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系百世使不相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又通志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故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於文女生為姓故姓之賜多從女姬姜嬴姒姚嬀姞妘婤姶㚴嫪之類是也大抵姓可呼為氏氏不可呼為姓 嬀音規 姞音吉 妘音云 婤音周 姶音邑 㚴音丕 嫪音潦

唐張說曰古未有姓如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之地而賜之姓又朱子語錄曰如

舜生於嬀汭武王遂賜陳胡公滿為嬀姓此即所謂因生以賜姓也

○潛夫論凡氏之興九事賜氏以國齊魯宋衛也賜氏以謚戴武宣穆也賜氏以號唐虞夏商也賜氏以官若司寇司馬賜氏以爵若王孫公孫賜氏以字若孟孫叔孫賜氏以居若東門西門三烏五鹿以忠賜也巫氏匠陶以事賜也

○筆談曰以名為氏者如陳伯袁之後為袁氏齊公子高之後為高氏衛公子惠孫之後為孫氏宋公子樂父之後為樂氏宋司寇牛父之後為牛氏魯閔子騫之後為騫氏是也

○左傳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朱子語録曰以字為謚竊恐謚本氏字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如此之類所謂以字為氏因以為族也

以封為氏者如文王封子時叔於沈其後為沈氏太公望本姓姜氏封于呂故曰呂尚武王封泰伯曾孫於閻其後為閻氏晉穆侯封少子成師於韓其後為韓氏晉獻公封畢萬於魏其後為魏氏宋公子段食於褚其後為褚氏宋太公食於蕭其後為蕭氏楚貢皇食於苗其後為苗氏晉叔向食於楊其後為楊氏杞之後食於婁故為婁氏越之後食於歐山之陽故為歐陽氏也

以官為氏者春秋時祭仲初為祭封人守封疆者後以為氏漢孝文時居官者長子孫遂以官為氏若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同姓　舜紀五帝三王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禹為夏后而姓姒氏契為商而姓子氏稷為周而姓姬氏又宋呂東萊曰孟仲季臧同出于魯也游国封印公父伯張同出於鄭也向華蕩樂鱗魚仲老同出于宋也欒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于齊也

○異姓　左傳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滕姬姓文王之後薛任姓仲虺之後

○姓氏志

粵在古昔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姓以別婚姻氏以辨貴賤姓可為氏氏不可為姓而秦漢以來混淆無紀於是公戶毋鹽靡鏡其世方雷彤魚莫定其錫況乎豨訛為郭奚訛為稽馬服轉馬千秋轉車京房推律而姓京陸羽筮易而姓陸疎去足而存束橋去木而留喬紛紛藉藉千枝萬派誰得而究詰者乎予謂姓緣德顯氏從人著故顧陸王謝六代重光韋杜崔盧九重屈節要皆其家行誼才望冠冕一時固不必盡神明之冑閥閱之裔纔足奇也明初吳沈氏奉旨撰千家姓得姓一千九百六十有八視李唐且多千有奇視趙宋且多一千六百有奇而此邑如朮如禡則仍不載予謂高皇帝之神聖吳沈氏之博雅寧至挂漏政以車書一統幅幀萬里其委巷窶戶或非輶軒使者之所能搜採也予為邑補姓氏志凡得姓二百四十有二非秪以誇蕃衍亦欲令境內人士稍知保世亢宗之術貴家大族莫

甘降為皂隸薄祚衰宗或思高其門閭云耳 章丘縣志 禮記曰幼名冠字死謚周道也

禮記曰子生三月而名既冠而字名者所以正身體定心意字者所以崇仁義敘長幼 又曰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注云不作謚者嫌以己尊加於父也

公羊傳曰氏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太平御覽云公羊傳謂名不如字者非謂其人之名不如其字尊乃謂為人所字則近乎見尊為人所名則近乎見卑也名成乎禮字依乎名名者字之本字者名之末也為本故尊為末故卑婦人無名故賤於丈夫野人無名故賤於學士

彭大翼曰自有姓氏以來而名亦未嘗不立所以示有別也

士大夫之有坊何坊何居表厥姓名為久遠計也名必待坊而後傳恐亦與時俱盡耳 若益都王沂公之坊毀久矣然迄今婦人孺子無不知之則士大夫處世要自有獨重者在 益都志

坊之立也何居曰將以垂不朽也夫古人論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德業文章彪炳宇

宙輝映史冊如日星之麗於天江河之行於地果待坊以表之耶否耶又有幽人潛士川居岩處韜光剷彩等揖讓於三杯薄征誅於一局逃名而名赴焉若務光嚴陵輩豈以無坊湮沒耶至於貞烈婦女視死如歸知從亡人於地下而已青山不老綠水長存即栢舟自矢特以愧貫臣去婦卓王孫寡女耳心不要名而身後之名已垂不朽彼為人婦而懷二心者豈願有身後之名哉 魏縣志

○樹之風聲彰之物彩典如楷樾至鉅矣其間垂名永永者固多較近世亦有閱歷未幾而澌滅無聞者名實之間槩可睹已吾特表而出之願今之君子用為不朽之圖也 廣平縣志

○百里宣風寄茲民社爰立儒訓明厥彝倫故官師自表表者自流芳竹帛儻備員充位則汝汝無聞而已按籍而求之曰某也良某也無良千載如一日也可不畏歟

○春秋說題辭曰號者功之表諡者行之迹據德錄功名當其實所以追勸成德使尚務節也

尊名　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注云惠善也浮過也節以一善言取其一善以為謚號愧名之不稱實也

茂實豐功　孫毓云大名必加茂實美號必附豐功 言文獻皇后之謚非虛以加之也

名不偏諱　曲禮云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子名臣名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云對君父至尊無大小皆稱名也

謚法　文獻通考曰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發建功牧野及終將葬乃制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壹民無為曰神揚善賦簡曰聖靖民則法曰皇德象天地曰帝仁義歸往曰王立志及衆曰公執應八方曰侯平正不阿曰君威儀悉備曰欽諸訴不行曰明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成令民安樂曰康安民大慮曰定共二百零八個字義茲不錄 出通考山陵篇

監察題名碑記

翰林院檢討莆田黃廷用

京師為我　明嚮離御極之地郡邑星布棊列聯絡畿輔內轄八郡而真定順天隆慶置三巡察若督學巡關巡鹽印馬職守各有差視外藩加詳焉皆所以固郊圻慎防守肅內治措斯人於寧輯者也惟臺史表儀朝守言天子公卿百執事得失輔德陳紀出而省俗觀風糾邪舉正革蠹讞獄賞善誅慝以受法令贊治者也以一身作耳目臣中外崇畀凜然有所憚不敢肆其是非果協天下之公天下人亦得以公是非之無所僭焉職顧不重與侍御胡君西涯諱汝輔者奉勑巡察畿甸以恒山巡臺舊未有題名欲伐石問予紀之以識同志迺叙次姓字里籍自孝廟初年至于今得杜君以下若干人予覽之所得知者或以鄉國前進

或以聞見所逮餘不可得而盡知也乃作而言曰士之生也能使當時後世
之學者一覩而知其傑然偉人必有休光盛美昭于雲漢鴻功駿烈垂
于史冊然後為足以信今傳後也不然時遠易湮風微易熄即托之貞珉
亦漫然弗可傳也於戲士之未遇虞不有其時也今大道寰海為家
遭會際庸以廉視疆守所當夙夜自靖以樹實流聞無忝厥服乃
若志近者自殖而棘才殊者薙事而岐守眩者睹物而遷情顛者責
下而苛見阻者怙勢而張有一于斯非盡臣也皆君之蠹也得與世汨沒
幸矣甚者當書之重為天下誡也不亦冷乎可懼哉夫道德勳業之
基德業隆則社稷生靈所為隸也王道興頌声可作苟薄實而詭名
涯家立一录自為陽美欲人人允眾也不已難乎墻墉崇而基淺切
可長也為害明公其惟時勵周達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關若者人

可長也尚書曰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茲者人所為得名也胡君初為東安令以賢調商河擢御史臺巡內帑巡遼陽今巡恒山志節才守為時推重斯聲實之最章章者也茲石之刻可見已

摘都御史李瓚立巡撫題名碑記末段

京畿巡撫肇自麻城鄒公以通政參議擢僉都御史提督軍務總理糧儲巡撫順天等府紫荊倒馬等關迄前凡二十二人英聲偉績昭昭在人耳目顧余何人而亦踵於後耶用是以勝任為懼且愧不能遐想與思竊欲取而師法之庶勉乎其任而已矣夫三人行必有我師況於諸公乎師其所可師不師其所不可師此固余志也不知後之君子以余言為

然吾因以記之

撫院考

明朝初制歲遣監察御史巡按一方其或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視事謂之巡撫然事竣則止無定員也宣德間以關中江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而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方盜起北塞釁發於是內省邊陲徧置巡撫官矣巡撫之責任至重勝其任者亦難本之公廉濟之通變而恩威行乎其間則事亦易集而官吏軍民罔不畏懷是故能勝其任者之為難也

按巡撫乃欽差在外之官也雖在外然初任則帶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職銜或加右副都職銜故謂之撫院若加至兵部尚書或兵部侍郎職銜則謂之巡撫部院然與在京堂上官同列故又謂之京堂官其院銜只加右不加左副左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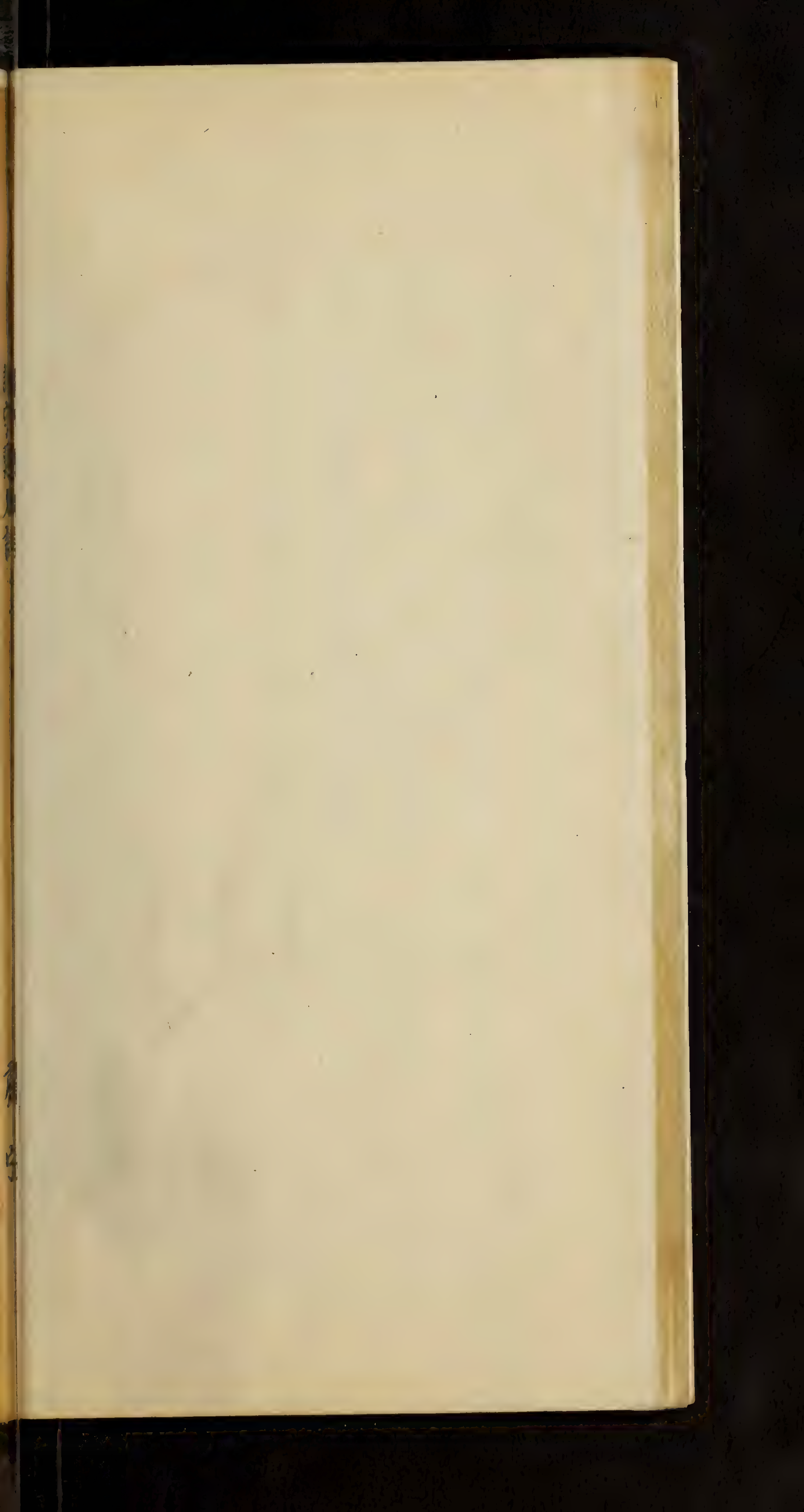
真定府題名碑記　　刑部尚書唐龍

真定乃禹貢冀州之域也自周以歷漢唐置州置郡置軍起於宋始為真定府元改真定路國朝復為府表裏山河經緯井邑以夾輔乎京師厥制秘矣官自知府而下有同知通判推官而知府非才望之賢則弗輕畀之然百七十餘年以來姓氏沉湮無所於載闕如也閩人宋子直初拜臺察才望日起嘉靖乙未之春來為知府廉愛明決克建治行乃於其政之暇輯錄先為知府者凡得二十九人同知三十六人通判五十七人推官十八人皆起自宣德中以前蔑之可考也於是乎礱石載之不容于無記而以質於予令夫石之揭也其為名歟實歟名者姓氏是已實者治行是已名之彰晦若無所與於重輕實之存亡斯勸懲之攸繫也而

可忍乎府北盡恒山南薄營州領州五縣二十七而其間匹夫匹婦疾痛
饑寒罔不於府而矚焉邀焉乞長活焉不啻嬰兒之怙恃乎父母
也且當交衢大陸而輪蹄之迹晝夜以馳徵車籍馬追呼夫丁百姓槃
槃無所息肩又能不切切然父母之懷乎況他為府者皆轄于布政司
而府則直隸乎爾是故布　天子之化以被于百姓達閭閻之情以聞於
闕廷孰非知府之責也哉夫以是數者而叢委于知府之一身苟蒞若職
者果忠信之長歟廉夫歟良有司歟庶民熙熙于于而得其所一或寄之匪
人吾恐其病然病矣是可不慎歟自有斯石則諸姓莫不昭昭然雖三尺
之童咸得以手指之廉若汙良若暴與忠信與譎詐作偽焉洞若觀
火然皆不數惡不惡爾遐不匿邇不遺好惡之所由分也美刺之所由定也觀

愚之謂也何也是故鑒于水者見妍醜之容鑒于石者知臧否之行居

子其懼乎然則家子之意豈但為姓氏而已耶



國史之法宰相百官因事得書而善惡以著其在外群工鮮與也郡守親民之官其利害於民為甚功史顧不書抑何以示勸懲于將來故郡有志郡之史也志或不備又別為題名即因名責實一責目而善惡昭焉噫可畏哉故題名非以表著也春秋遺意也

招遠縣題名記 摘

公朝 招遠知縣

惟我招遠為縣不知其凡閱幾世厥事而治之不知其凡涉幾人矣即耳目之所逮者其人可數也乃其歲月稍久遠姓名僅有存者遡而上之則杳乎其不可得聞矣遂使上為者無由考鏡其得失以裨益吏治下為者無由上下其議論以裨益文獻詎非曠世之缺典耶君子曰知者當務之為急此所謂當務非耶

登州府志職官論

自秦罷侯置守而牧民之職歷代各有不同年載緬邈姓氏闕湮僅据其見於史書者錄之自洪武以後乃可得其詳而具譜焉抑郡之賢人多而人之傳於郡者則寥寥也為良有司者可不思所以自樹哉

推官題名記

楊章明 嘉靖廿七年任

府推官之設其來久矣我高皇帝令推官專司理獄通署刑名文字不預餘事所以一官守慎憲度也今天下之制府而上有撫巡藩臬其下有州縣撫巡務持紀綱藩臬尊官不屑親細碎州縣吏勢或有不得行於是事率繫于府府所理錢穀甲兵刑名簿書期會之屬各有司然要以稽虛實糾處急詰奸蠹則一統于刑守又有不得專者焉而推官者顧夙夜於其間不已難乎夫譸張為幻抵讕置辭目眴色伺機陷繩引獄情叵測能入人之質確其過難矣是故聰明彊勢者則見以為大察而下胥懟溫良湛靜者則見以為遠于事而上不之予如此者難具獄覈無驗者惻然欲讞之矣復懷嫌而中卦如此者難法所適重者

上論輕法所適輕者上論重其又甚言先入者主爲從則又恋于心不從惧重得罪如此者難時習姑息偶一人循法比少縱舍則立異好名頗若傷恩之論興如此者難蓋讀書至甫刑而嘆曰五過反內貨責在已也吾知免夫官與吏責在人也吾何敢與知如此者難若此不避衆讙不撓尊長不急名譽用情訊之而歸于法乃庶幾焉而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登州負大海俗豪悍慢戾好訟自古記之自予來此既幸其地僻無四方賓客之擾去京師錢二千里朝士省記之所不及物產鮮水陸珍異歲無盜賊之警得免於官謗而其人亦安予郡稍無事則與學士大夫遊訪和之志以亡軼對問昔嘗官于茲者而遺老多不能記憶矣噫君子樹績當時或[illegible]

邪之俗刻文于石而諸君氏名履歷以次列不知者闕焉後之君子因其言攷其行事得失簡鏡之林或在茲矣

登州推官廳壁記

潘滋 婺源人舉人嘉靖年任

登州府推官無廳即廨之前營而聽政焉其壁爲木格方寸紙糊之始瑩白可尚往、雾雨濕之輒破海風至竅聒聒鳴見者相詬謂陋予曰此於聽獄爲宜獄之興皆猾俠恣行無忌周身之奉至于屋壁無不踰制方以自雄稍不如是則恥焉一日入府見夫天子之命吏署如此其樸也窮刑好奢之習得無少沮乎小民訟獄俠如賁育童子其勢易以嚇也州縣吏繫

補而來靡靡伏庭下問之張口不能對吾且示以簡易若是其吁嗒之情得無少舒乎此舒彼沮是故鉤鉅不設奸隱可摘予雖至愚訟是以平鄉閭之所詬謂陋者得無相悟乎兩者相之以濡枯也風者相之以相湮也日者相之以照幽也昔者召公聽南國之訟于棠樹之下天下之相分陝之寵穹臺峻臺羽衛夾巷冠劍林侍非泰也慮遠于民弗為也古聖人之意存焉矣是故沮俠也舒懦也相愚也尚樸也法聖也君子行此五德志於壁以遺登人

朔州題名碑記

孫日嚴

朔故巖邑也郡之自魏晉始嗣後建置不一然率為刺史鎮將所領我　明興設守治之隸晉雲舊誌草具而題名蓋闕如焉井陘許侯蒞任之再逾歲民用政舉思摭散逸以成厥志因徵逞任官名若存若滅歎曰夫此物此志也業無據者而安所藉為思省地縱覆之文牘旁及諸父老耳目所睹記已什未詳五六矧日遠日忘而鄉者惟一石之礱是愛又何執事之不聞乎遂采而勒之屬余為記余謂世有三不朽而名不與焉然名斯不朽則司左契者詎能廢是不然列國之史一彼一此何嘗之有乃麟經以一字嚴袞鉞而書爵書名之凛凛有良有以也朔于海內誠彈丸碩幅幀所履是亦周室之侯甸二百餘年于茲即無一二具官而忠信愛利形于下者比比非之奈何不一昭揭之夫山川郵頊之區信

涉者猶累名巔櫨況一州之主督勤施積歲月至名湮沒而不復稱曾傳含者之不如亦奚庸主督為哉且名以賓實即不為賓而名之不存實將焉攷其不相為偶托而信宿者幾希矣況身不挾名以俱往要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而前君子彪炳之業寧非後君子勸懲之鵠也欲余惟侯之是舉叙察吏以備顧思亦以己實長民而不使于我焉是息俾嗣臨有浔時寓目焉將惕於名之難副員之自省而更稽今昔登耗盈詘之故知愚賢不肖之由不忍輕用其民而惟戢之奉也侯曰爾爾吾非近名者詎其以臨長自顯庸特以人為鑒敢僭附于書爵書名之例忠告于來哲耳如其衮鉞以俟君子

嘗聞古萊之俗果于報怨銳于勝人以眦睚之憾輒終其身而不顧以錐刀之競雖費百金而不恤不得意則必訴于州不得意于州則必訴于帥又不得意焉則必訴于部甚者必於傷人或自傷而後止故士大夫得登萊之邑於選部者人皆吊而不賀福山之興迄于今二千餘載凡更六令矣独不聞有訟其長者而詞牒在官者日益差稀親師就學者日益加衆推名于春官錫第于廣庭亦破荒而作豈前之為令者或能儀之以至正行之以至公軌之以孝弟忠信防之以礼義廉恥使民遷善而不知抑邑之城得山川之秀將轉而為鄒魯耶余不足以知之必有智者明其故焉雖然為守為令者將勞精神于簿書之間驅吏民于鞭箠之下乎固且

以移風易俗為任也苟有志焉而終之以不怠雖九州萬里可同也況一國哉其或迂濶此道而務以全身為哲者亦無所事於斯語矣古者國必有史家必有譜夫以萬家之邑而興建之歲月令長之名氏漫無所紀非禮之缺歟前縣令張君邦彥予友也嘗有意焉而不果其成予之代令於是也乃拓其大槩以弁于前爵里姓名則以歲時先後列于左後或繼此者雖百世可知也

福山之舊曰兩水鎮東距牟平七十里西抵蓬萊則又加半而餘焉南接萊陽五舍有奇北抵大海而止焉阜昌中山東盜賊起負海數百里恃險猖獗往來剽掠民不得安於是乎寧海陞郡于東棲霞創縣於西而福山之號于是建王寔曰廢齊

今海內稱名郡曰天雄其東明則天雄部下邑考漢志即陽武之户牖鄉陳平所封地
云土地沃衍尚果敢喜正直有古人風蓋名縣也今萬曆四年余不佞代乏於此自分非良
吏才而一念虛受之懷無人間之賢不肖竊有能自得師之意顧前此縣令自宮公以
下若干人誰不稱先達獨未勒石以記其姓氏科籍予懼其久而湮豈直久而湮
即觀感懲創將何所鑒語曰君子有三鑒鑒乎鏡鑒乎人鑒乎古予鑒人者
也是以不自量僭勒之石記其姓氏科籍謂曰題名夫君子務實勝何以偽為獨
不曰名者實之賓而前車後車古有明訓乎予不敢於先政毋論已第為後之前
車則日惴惴焉懼故勒石於此則某也賢吾觀法之某也否吾懲創之以後視前又
以前望後則凡事有類於賢者知其為後之觀感也而亟欲為之事有類於否者

知其為後之繼創也而亟歎已之推是心以往而良吏之道得矣謂之曰題名誰曰不可

雖然此特所云名耳其令之實則在真愛不在虛名令父母之於子豈日日而襁褓之乃其心何嘗一日不有子之念漢循吏曰龔黄曰卓魯無非善用愛者也東明固名邑而民疲催科十室九匱所以用愛以造福此地者亦存乎人爾嗟乎勒石載名以識不忘石也非人也膏澤究而民歌樂只深仁洽而世詠甘棠人也非石也石也非人也跡去而名遂無聞人也非石也愛傳而名垂不朽此不徒務名而務實又有出於鑒人之外者乎固非其人也且以俟後之君子

宫公諱顯陝西樂志縣人舉人弘治四年任

滑邑知縣題名記

明　彭範　縣令

滑在畿內最南為大名文邑三省之交而南北之樞也三代建侯為豕韋為康叔之國秦漢為東郡唐為義成軍宋都汴以滑州為畿甸重臣開府屯兵列戍稱為鉅鎮我明洪武七年始改為縣編戶九十二里復以寧山衛軍餘布畝占民田其半由是軍民雜居盜賊時或竊發而俗復健於私鬪訟牒蝟集自昔稱難治之地也

弘治中太保王公憲嗣復祁公鶴賈公世祥劉公維和來揖其官布德行政風教大興至今有遺愛焉自是法或敝而不平民或緣而為奸遊宦之士類以為薄噫琴瑟旦不調其更張之術疎乎四支痿痺其藥石之理廢乎救起而風可維物備而勢斯新古不易民而化在昔又何順治邪是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夫亦存乎其人焉爾矣明興知是縣者諸公洪道而下八十餘年於斯代者藉藉不可攷賢愚漫無所稽嘉靖丁未秋余叨令茲邑乃裒其姓氏爰命工次第

列于石遂爲之記曰毀譽出于是非何也夫吏之儼然在位也衆言異同治之臧否猶有不可易而辯者故既去之後論定而後可辯也蓋在位則政出爲張弛或有戾於土俗而民情斯形於喜怒繩之而過其實毀之而損其直又烏憑哉惟夫數十年之久喜怒之情與化俱徂而指其名者則曰某爲循吏某爲酷吏某爲廉吏某爲貪吏辟然稱其治者斯良矣是故節亮者動光德樹者風遠君子樹德亮節固垂之永久而不可磨否則不能宣德達情興利補弊人將恐其去之不速且指其名而尤之矣然則題名之作其規戒之資乎固非徒區區以放其世已也

又論牌坊 滑縣志

棹楔之設所以表觀或題祠署或旌節孝或揭科第令人一觸目而仰止之思繼勸焉如一任圯壞不時加修葺烏所稱在公之夙夜哲嗣之丕承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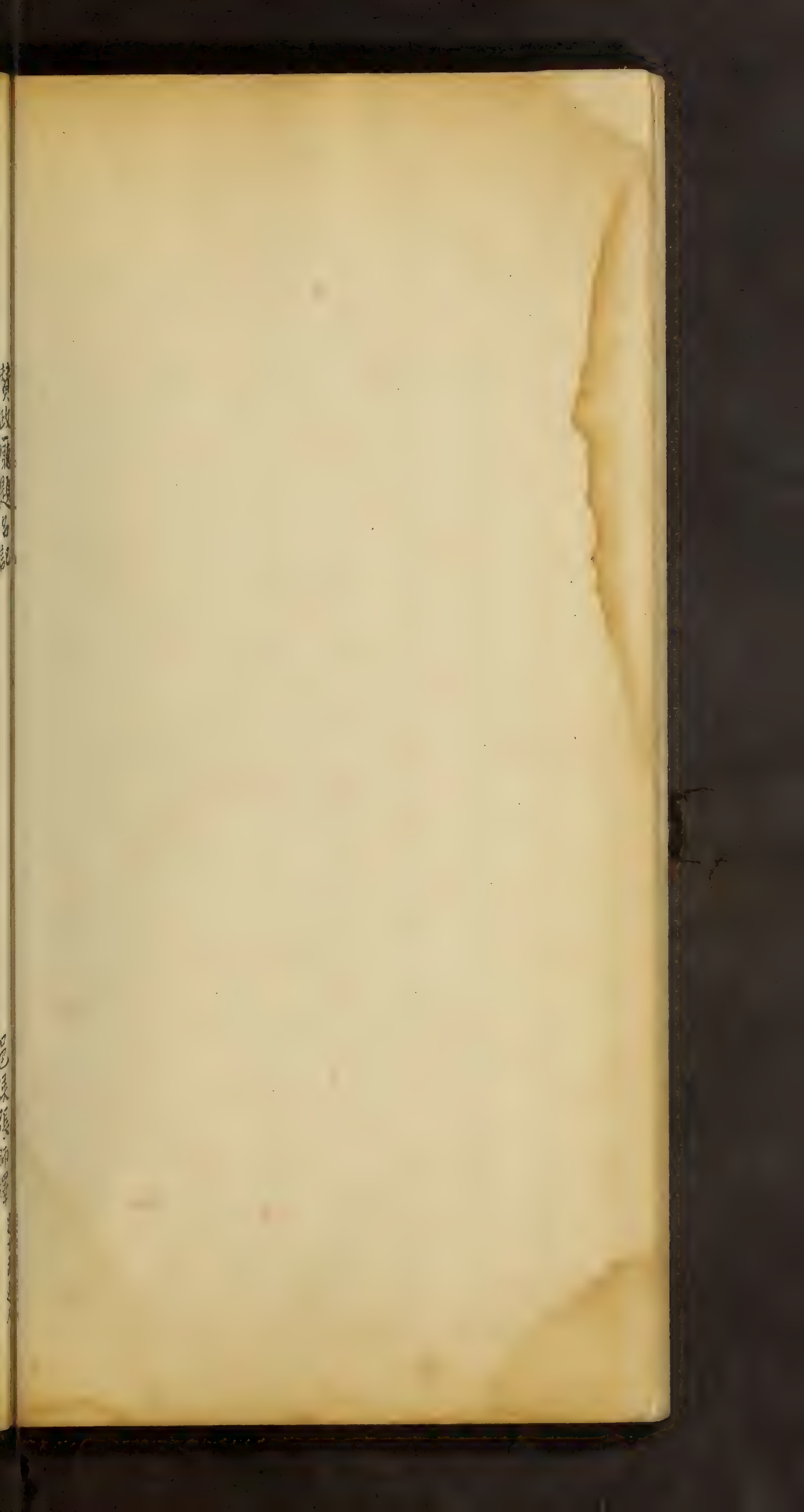
經歷司題名記

知州茅一桂 門先生之侄

朔州衛治舊在本城之中而經歷司附焉其規制頗宏敞壯麗尋因改為制府移衛城東北隅而司則僑居民間為司者苦之辛丑年間有經闡諸應元浙之慈谿人履任四載而遷居三此詎長久計耶因得請于本道李公于本城東南隅覓隙地而建立焉為堂皇為兩廡為頭門儀門為內宅中外輪奐体統肅矣為費四百餘金工事雖竣而碑記未立亦一缺典也今經闡龍君觀光者籍自嶺表裔出閥閱慨然為修文處下車以仕學涵其堂復立題名碑而徵文于不佞夫名以垂不朽記以志不忘也經歷為衛屬官附于衛諸弁俱屬武而司獨為文祖制之設盖欲此司經歷一衛之事以佐諸弁之不及意甚殷也矧朔州 監司府倅上下雜沓事凡屬衛者強半委之司則是司乃綦要綦冗之地也錢穀移

文責成于已九年例守考成于已其間其也賢其也否其以何途而仕此其以何官而遷彼碑誠為司看之真圖鑑也而安可以或少也衛先年頗稱殷實司用亦足後戎馬蹂躪四郊困乏諸所不繼而近又屢奉文取一切悉蠲之最號清淡先是涖其任者往〻不勝其窘蹙乞憐之態甚而不日其告乞身而去者匪一其人矣龍君不遠萬里而來噬蘗攻苦處之怡然退食自公常手一編與聖賢對不與俗人語其所謂仕而學者也是舉也其若俾人不遺于名之外復若使已不囿于名之中耶雖然古有藏名者有逃名者矣龍君胡區〻名之為也蓋吾人身顯則名貴隱顯因名之府也避之而猶然至者也身隱則名欲顯隱乃名之反也招之而未必来者也故古人志若酬則晦名于身不以虛聲掩經濟之能志未酬則委身于名亦不以實學廢 國家之用者正此意也龍君

技拡雖能未獲一售年及強仕止以貲為郎然則能君者其以仕隱而以學顯
不名名而以實為名者與其題仕學堂之意又于此可互見矣不佞桂宰落半
生亦以仕為隱者喜其志之同故不敢不以文辭而為之記



贊政廳題名記

邑侯張師繹 進士武進人

東明尉舊無題名而有其題名自靈壁徐侯始也石久而泐贔屭不勝負且偃卧矣余至而泫然悲求貞珉鐫焉尉葛君諱朝志者魯國費縣人也有志服官將事不懈於從萑葦小偷閭風不入境者一年於茲戶安枕矣睠往蹟之莫考懸法戒而靡從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詢之故老稽諸斷簡自滕縣王珣而下得二十有四人以其數計之不多闕佚以其人考之多泯没無聞嗟乎是豈盡文獻之不足徵哉士拜一命豈布恩澤愚夫愚婦式歌且舞夫民心豈真具資格哉葛君識圖所以不朽也無暢威無疾利無漏網無濕薪無倦宦成無淄素節故石可泐而口有碑實無翼而名四達詩咏甘棠永矢勿諼非其金石之謂也先是贊政廳亦鈐管鑰尉失所棲止余撤而新之土木役竣告成事有日矣爲

題歲年并勒名里傳之長久後之尉於斯土者顧瞻庭宇尚無愧於斯文萬

曆丙午三月朔日記

擬公署題名記

章蔭

今天下內外公署率有題名碑凡筮仕於其地者姓名貫址官蹟歲月備載其中則題名類故事矣雖然題名果類故事也乎哉前乎我者有人矣後乎我者有人矣名肇於前余不可得知也名嗣於後余亦不可得而知也惟不得知久則失傳足則可徵此題名之所以宜記也觀名思齊終古難泯朽不可雕磨不可磷此題名之所以宜書石也題名之事果類故事也乎哉或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凡官人者亦盡其所以在我者而已名胡為哉抑知執度取諸已往公論定於將來不於其名而是非之則實亦不出誠即官人者論之因時度勢而為之建置其品行才幹政治訏猷凡以為民者未必皆善未必皆不善也其在當時人人知之既去人能言之及其久人未必知知未必真繼之者觀法懲戒無所取據矣故蒐前修以乞言循往轍以善後匪名罔稽焉追

顧名思人而人之因爾所思孰切敬慎而轉思夫在我之所自盡不又於此而以示激勸昭鑑戒哉然則今日刻石之意非徒尚故事將循名以責實即先以詔後也名者實之賓先者後之的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以是知人不以是自知非理所近用是嘉名自好者知名實存後不可誣也則宜敬慎夙夜勵修厥職期永譽以善終求所自立以副焉否則其實未副於記奚益雖曰存之不過具臣而已實聖世之罪人也此又余於諸君子法亦於諸君子自砥焉噫諸君子何人也予何人也容可安此暴棄而尚不於斯焉以勗旃

科第題名記

嘉靖己未進士御史清苑孫慎撰

吾郡之學淺陋闕略漸次增飭惟茲科第題名曠焉未舉自慎遊庠序時竊嘗慨焉今教授陳君以道念文獻之久湮於是訪之耆舊詢其姓名甲科自崔昌而下得十一人鄉舉自何定而下得二十二人次其科第具其歷官大概列之貞石空其後方以俟將來乃走張生何生請慎記其後慎聞太上貴德其次乃名題名非太上之所貴也其起於中古之所以勵世乎夫子作春秋之法或書其姓而奪其名或書其名而又奪其姓一名姓稱謂之間斟酌鄭重而不肯少易是固立世教之坊也今題名之記其去信史也遠矣然士論鄉評觀省備焉鑒戒昭焉非風教鼓舞之大端乎況司學欽六衛之才而教積百餘年之久其發之於科第又比比如是顧其姓名一無所傳是誠缺典也後之觀今猶今視昔今者人謂昔何後者人謂今何陳君乃設教之首

務即汲汲於科第題名是立將俾從遊是學者指其名考其實而曰某也才是其科之人某也不才是其科之人賢否之辨犁然在人耳目定從違之趨立淑慝之準範後世以私淑之教此其爲意嚴以遠矣慎亦爲題名是石也不益竊大懼哉

黎陽科甲題名記畧

知縣田　秀

濬邑左大伾右源泉黑山峙於南黃河遶於北地靈既擅人傑自殊予蒞政垂二載每召諸生立舘下詢茲土後先甲科蟬聯仕者幾人僉莫能對間對之而莫能悉予益竊病焉嘗搜其姓諱履歷榜於明倫之兩旁尤懼其歲久如前所云也乃協謀諏日創立斯碑遴選石工磨鐫復起斯樓以帡幪之蓋自盧公茂而下登春榜者六人自張公復禮而下得中秋式者三十二人人以時序爵以人存百年陳跡一覽畢照前此而保舉世遠無數次比而貢途盡碑陰以載焉

上靖節月川先生尊謚說

張問 字用中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靖節先生姓楊氏諱粹夫別號月川子河間之慶雲人今上龍飛以御極元恩魁鄉校
越三載謁選授玉田縣學博士甫逾年以疾卒於官玉田士驚悼如摧華嶽峰其子某
等成服治裝卜日南歸玉邑士子張夢能等百八十人思先生德未忘也相率恭上先生
尊謚曰靖節以追古人以天道奉君父之義請余說之余曰謚可易言哉夫謚始自周
公以尊名也其義至嚴即臣子不能私諸君父惟其稱而已夢能等咸泣曰無論先生之
才之度之學先生以禮褆身即以禮規物士有文尚枝蔓採華忘實者先生教以雅正士
有奔逐公署如蠅聚腥者先生教以自重士有好詰訟溺危珥者先生教以忠厚寡慾寅
博士見他長吏及佐二稱晚生稱小子先生曰位可去而吾不可卑寅博士見他府判官肩輿過
仍跪送途次先生曰首可斷而膝不可屈却王三槩許應奎進學之束脩賙雷鳴春周

橋之養母孔殷頎歎每見徘徊而泣下奸民獻地言之監司以深懲其他善言善教有不可
枚舉者聞在慶雲甘淡薄恥奔競足不履公門口不譚官事造就多士習舉子業者半
于鄉校里閈薰德而善良者折獄未易數也其他藉乃翁之負券幾五十金曰此貧民也一
火焚之應甲子之鄉試見諸生袒襟裸跣備極搜索曰此非待賢之道毅然去之其端方
耿介類如此以此而謚靖節恐無忝矣余聞之瞿然曰噫嘻先生有是哉先生豈非世俗
士當于古人中求之以此而謚靖節誠無忝矣夫克恭厥職曰靖而先生之教士卹士賙士
巨寅僚上監司者非關世道則切民瘼也以此居位何職不副其靖何如也端介不隨曰
節而先生之教雅正教自重教忠厚寡欲舌不可柔膝不可屈與其居鄉貞介焚券
罷試者真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也以此貞遇何物可移其節何如也古人以天道奉君
父之義諸生得之矣或曰謚惟天子得以行之下此或涉僭也余曰不然問官僚之賢否

於朝堂都市甲可乙否迄無定衡而山林牧豎田叟談當世之達官大吏如別蒼素如辨黑白然則公論果在郷與惟其是而已矣況鄭僑不毀鄉校以公道灼如而古人之私謚如白雲許先生之謚文懿浦江吳先生之謚淵穎後世未嘗有異議余聞靖節之謚而喜古今之人可以相及也因援筆而大書之

仲兄文甫字說

蘇洵 字老泉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以是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流渟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音移蜿蜒音遠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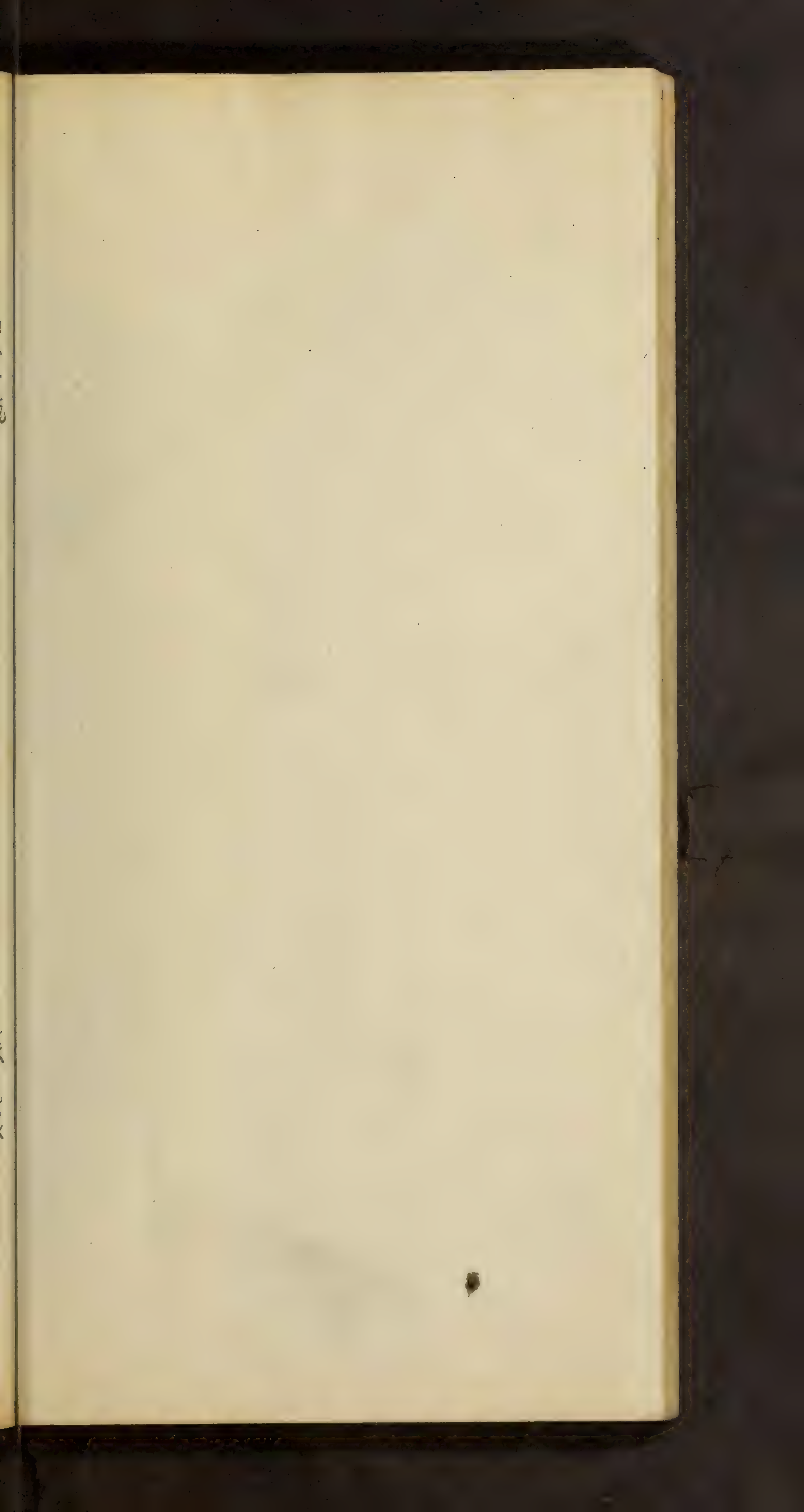
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音免遠也微緣也）揖讓旋辟相顧而
不前其繁如縠（胡谷切音斛羅縠也紡絲而織之縐紗是也又薄細也）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浪
之濆濤瀧洶湧號怒相軋（乙黠切音揠勢相傾也）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濆旋傾側宛
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
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
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
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
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
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成功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
呼此不可與他人道惟吾兄可也

妙絶古今云老泉仲兄文甫字說本論文而以功言並論兩者相形詞愈健而意愈明一篇之旨收拾只在此数句其放之也有萬斛之奇其收之也有萬鈞之重嗚呼此亦天下之至文也已

林次崖曰風水相遭形態千變不求文而文生焉誠天下之至文也然非老泉之胸襟筆力孰能形容到此至以立功立言結果此尤高世之論非止文章之工也

楊升菴曰毛萇詩傳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為字說一篇

章伯棠曰狀物絶妙宛轉極神結出最高主意甚足通篇將風水二端分合橫竪無不暢所欲言未若不歸進建功立言上豈非竟成一篇風水論乎老泉開口即以易語立說便有本領言行照應處於此則見之



名二子說

蘇老泉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楊升菴曰字數不多而婉轉折旋有無限意思此文字之妙觀此老泉之所以逆料二子之終身不差毫釐可謂深知二子矣與木假山記相出入

章伯棠曰備形抑揚多少伸縮其論二子優劣處真所謂知子莫若父信然

江仲龍字說

謝疊山

陶靖節心與天一神遊天外俯視六合何物茫茫始淵明而終元亮君子憐之菊豈願為隱逸哉以靖節而隱顯之者亦靖節也建安江君名曰應隆自號菊隱求字於余孔明長嘯隆中

時人皆以伏龍待之宜以仲龍字大丈夫生於亂世消息盈虛惟天所命窮則晉處士達則漢烈祖吾儕俯仰無愧怍矣孟子曰易地則皆然顏子曰有為者亦若是或曰子言善矣彼豈有此志乎噫不志者不必志之必有志者志之矣

字朱元晦祝詞　劉屏山

冠而欽名粤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交朋尚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于根春容曄敷人晦于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也揣其氣象知顏氏如愚迹參並遊英馳俊驅豈無他人未誰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終身勿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翺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廓開如原之方駃

望洋漸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克之盍克借曰含矣宜養于家言而思訾動而思躓澟乎惴惴惟曾顏是畏

名二子說

吳遯齋

吾覩人之名其子與其子之自名僭擬聖賢則必舜淵參（顏曾）不以為懼妄攀高遠則星斗雲月不以為過下此則功名富貴之為慕志愈陋而名亦隨之嗟夫盍思人之所以為人者其本安在所謂本者天性民彝三綱五常之理而已捨此不事而競虛逐浮惟美名是尚何異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鷙鳥翰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者此所謂天性民彝三綱五常之理也旨哉蘇洵氏之言曰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世之忿爭於利慾之微沉溺於妻子之愛縱肆於血氣之暴薄恩弛愛等之

途人藏怒宿憾視猶仇敵安知所謂一人之身其有朝夕相與處而中實劃戟言語笑貌
若相親而內實氷炭蓋其不知一身之義一而已矣吾家自先世以來寡兄弟至吾世
而二人至汝兄弟亦如之幼則傳衣長則共食又長則同師而受業兄之年三十有五季亦二十
有一矣昔幼而今也壯固無可指之隙然吾欲其綢繆于手足之情而懇款于骨肉之誼長而
深篤久而不替故於友愛恭順之道深有望焉今易兄之名曰克友弟之名曰克恭孟子曰
順乎親有道又曰悅親有道故字友以伯順恭以仲悅友乎其思吾弟則愛之乎恭乎其
思庸敬之在兄乎庶幾無愧乎深思大義而不失其所以為人之本者矣今而後有自易斯
名者是為不友不恭不順悅其親之人雖然友恭之名易稱也友恭之實難克也惟能以
愛親為心斯能友于其弟恭于其兄吾今日望汝兄弟之心則汝兄弟他日望汝子之心
心心相傳友恭順悅萬子孫永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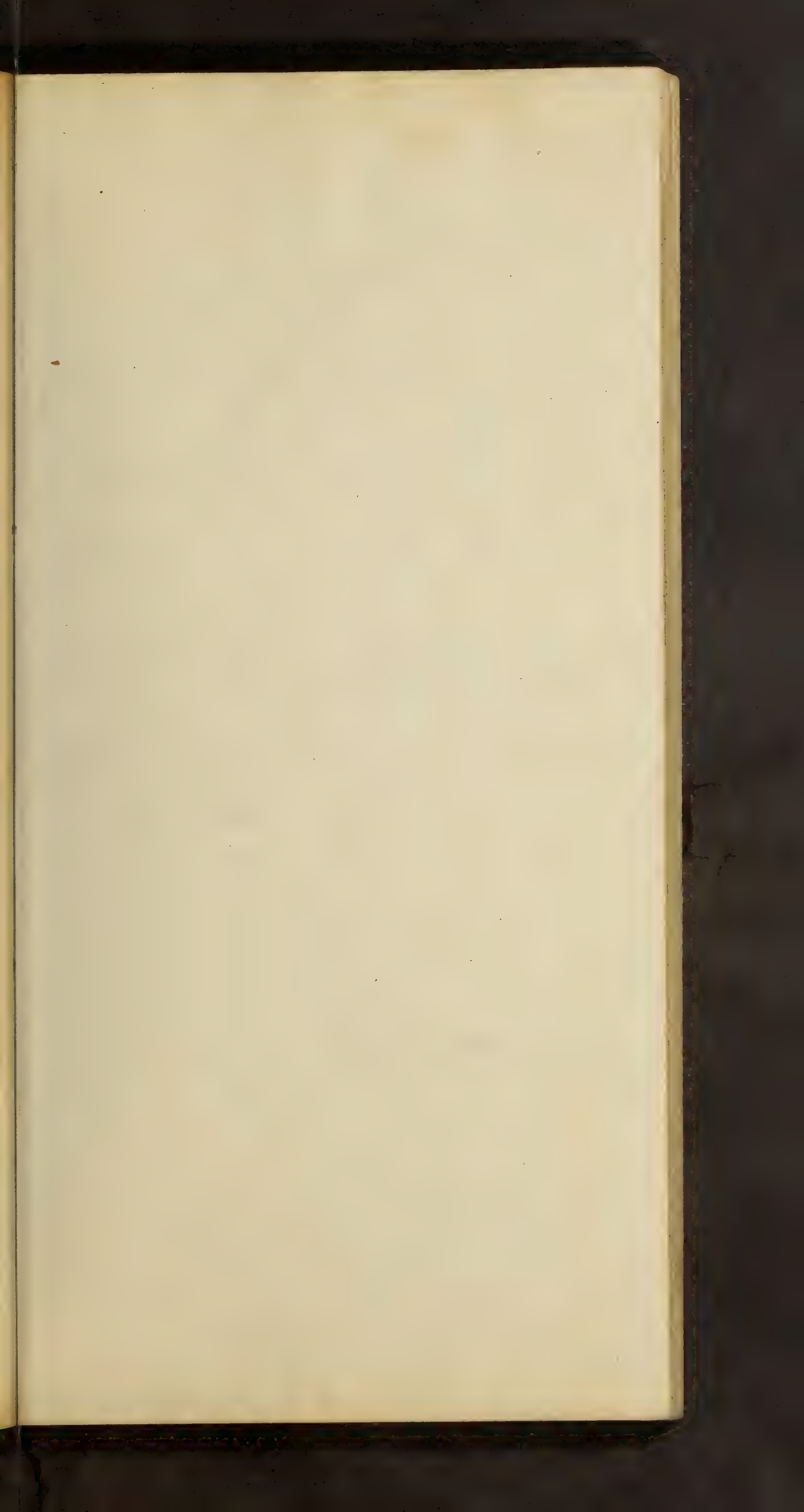
賀劉福先加號序

章蔭 代

粤在古昔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姓以别婚姻氏以辨貴賤姓可為氏氏不可為姓大較然矣乃人後各立名以區別之而蘇老泉吳遯齋諸賢更作說以垂訓二子詎好為文飾哉正子輿氏所謂姓所同名所獨重顧思之意耳又有非常之士應運而興心胞豁達志氣崇宏不屑屑於甕牖之下於命名之外或託象清寧或寄情流峙或追蹤往哲或寓意目前摹寫行藏包含懷抱取携自得趨嚮陶然已不辱名人亦不敢以其名辱之而號於是乎大作焉如王翊之鬼谷子葛庚之東園公賀知章之四明狂客應子和之三紅秀才張志和之烟波釣叟陸龜蒙之江湖散人陶淵明之羲皇上人蘇子瞻之東坡居士以及歐陽修之醉翁林中子之醒老曹植之繡虎孔明之卧龍不一而足豈僅為稱謂地歟蓋名以著實字以表名號以徵志誠有可久可大之義存乎其間也深慨世道衰微人心不古賢愚莫辨貴賤靡分雖貴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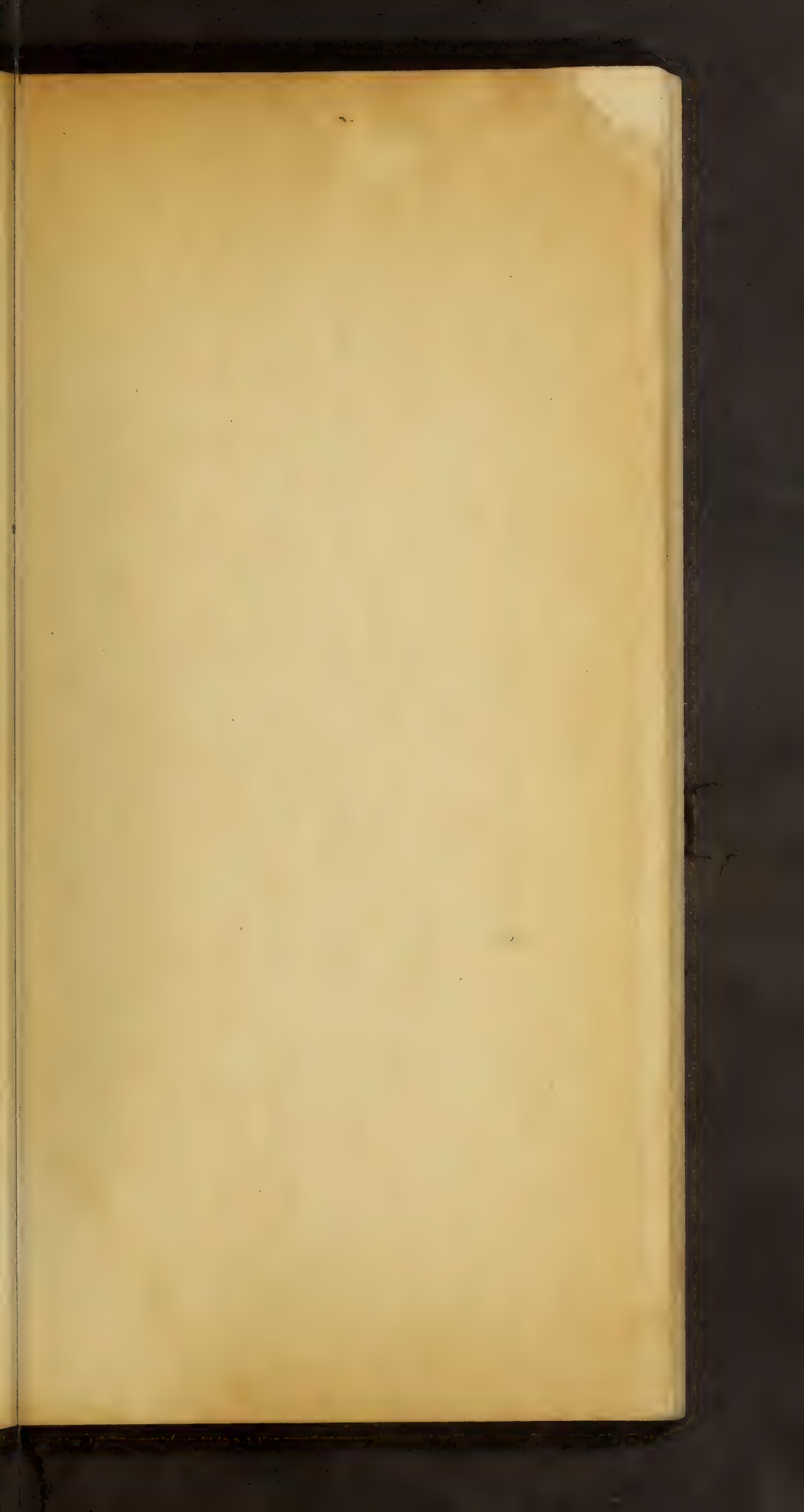
儔侶優隸卒之輩亦皆妄加名號謬兹稱呼寧不大可笑乎若夫吾兄勵學功專請纓志切芸香泮色掩映紳裾日與聖賢相晤對行將振紀立綱為寰區之柱石和羹調鼎作殿陛之鹽梅勲業雲蒸聲名雷震豈在伏龍練虎諸君子下哉當吾叔遣就外傅時已命名兆祺字瑞生矣今衆親友嘉其成人有造進德不回復贈以福先之號屬余言以賀之余惟福者修德之慶階積善之榮境也人而不德德而不善雖有福亦將消歸於無矣故惟德動天繁祉不加涼薄之躬作善降祥多祜原非倖致之事要福澤之申錫無疆必先德源之充盈有本福果之何榮叨賛必先善根之深固夙儲也易云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詩云俾爾單厚何福不除明乎人受天之祜而實有所先圖者勅幾達務以集此純嘏之休焉自今以往端知吾兄定師古之趨立修己之準不以逸欲蒙其始兢兢所先膺在躬之耀敢瞠乎厥後哉保世克宗莫非斯號為之發皇也觀德已成流芳有自弟欣仰佩服久矣故愧不迂踈敬綴數言

刺名衆人之末以為之賀



贈禪師慈舟高徒梵祥雅號小叙　　中翰孟長安撰　號師宗洛陽進士

號之義何居乎。敬其名也。敬之固諱之也。而釋氏之徒。人尊而禮之者。其名不可以不敬。尤不可以不諱。故五燈會元所載法印相傳。祗云幾世幾祖。其代其師、皆稱號而不稱名。號之義不綦重歟。吾洛龍門之南、蓋古伊闕地、有皇覺寺　慈舟師者、深明禪禮。苦修善行。釋教中之名流也。其徒亦皆卓尔匪凡。將來受居先之記。登不退之位必矣。又何可以不敬不諱而勿贈之以號乎。時有親友元甫林子秀、字郭子等、詢予贈之以號、予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理固然也、今　慈舟之教善行也如此。其徒之繁盛而卓越也又如此。是亦將興之兆焉。贈之曰梵祥可乎。衆皆欣然而喜曰、其然。



古今萬姓統譜叙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郡王世貞撰

先王因生而賜姓胙土命氏然則姓也者其統乎氏也者貴而始為別乎乃楊用修之釋書則引黄東發論以為五帝之世民無姓貴而為官者始有姓百姓之平章所以別於黎民之於變也而說者又謂姓從生從女姓者女之適而別者也故曰姚曰嬀曰姒曰姬曰嬴曰嫘曰姞其左皆女也自命氏之說行而周之王族與諸侯之公族卿大夫之別子往往自為姓而隋唐以先賢智亦往往輕用其是而叛其源有義而改者有音而改者有字而改者有合音與字而改者有慕古而改者有虞難而改者有因一事而改者夫其卒然而為改也即再易世非搢紳先生何知源其人之相戕賊也相為禽亂也亦孰從而遏之甚矣今之昧於姓也別姓為婚別源為宗別祖為族大劉之望冠郡為二十五王次之為二十一張又次之為二十四李又

次之為十一然而不以異望而婚也其不相婚固也然而彭城不譜弘農瑯琊不譜太原清河不譜南陽趙郡不譜隴西各以其望而宗也宗也而小遠非譜通其始不族也族則近而別婚則遠而嚴甚矣今之晳於姓也雖先王何如焉蓋自唐宋而來其譜姓毋慮數十家而吳興淩大夫始合而為一其源別郡望條著臚列而諸能以姓顯者咸附焉淩大夫之言曰我非以炫靡也將使夫探源者油然而毋忝厥職也介然而毋至為僭亂也於世道將小補哉雖然孰是以稽古今之能顯者謂之姓史可也淩大夫名迪知壯而觧郡紱歸著書成一家言茲亦其卓然者

文叙

工部員外郎吳興淩迪知撰

余讀眉山蘇氏族譜引感而輯姓譜云引之言曰凡人情見乎親親見乎服服至無服而遂途人焉其初兄弟也一人分焉者也又曰二人分而至途人勢吾無如之何也已

其勢而圖之使無忽忘焉可也夫即其言而繹之將以聯蘇氏一家之心已也然握其機以聯之者庸他術乎僅惟族譜之一書故蘇氏自謂觀吾譜者油然而生孝弟之心焉夫天下家積也譜可聯家矣則聯天下為一家者盍以天下之姓譜之夫自開闢來邈哉邈乎生齒繁總總林林受姓而載簡冊者不啻百焉千焉而殆萬也夫豈生於空桑乎又豈各為門戶乎上古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民熙熙相忘於世如魚相忘於江湖豈岐人已而二之逮德下衰淳散朴離日以鴆鳶蝸角所爭者而奔走焉至分胡越於一膜之外遡其所自豈不以面目本來判焉若風馬牛不相及乎而豈知萬幹一本萬派一源也考之世譜曰五帝三王無非出於黃帝之後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異則凡有生者皆一人之身所分也分而以嗣以續愈遠愈繁由一人而百姓而千姓而萬姓雖棼焉

榛焉散渙而不可統紀實一本一源之枝流耳而相傾相軋胥詈胥戕施之胡越且不可豁於一膜之外耶知此則聯天下為一家又掌耳故覩吾之姓譜者孝弟之心或亦可以油然而生矣此余輯譜意也噫天地大父母也凡物皆受於天地而始爲相為則凡物且皆吾與必咸若之而後乃得周流貫徹況同此形性者耶而又同此受姓者耶古之君子有不敢自附於遠祖之顯者昧也有必欲自附而洋泣者濫也其於大本大源何如譜代次一百五十卷條列載之凡例茲不復贅識者慎毋曰有是哉子之迂而哂也

歷代帝王姓系統譜叙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吳興凌迪知撰

易曰列貴賤者存乎位夫位以辨上下定民志匪是則莫之區別貴者曷能巍然高拱使賤者俛首屈膝哉然豈待位而後列耶易文云高卑陳而貴

賤位非特指人類言也盖天地間萬物孰無是高卑有是高卑即有是貴賤而以卑承高以賤事貴之義其本來實性諸天者常人貿貿焉莫之警而聖人惺惺此心天顏咫尺之意舉是不敢怠焉故曰畏大人噫蜂蟻之出穴後先倫次若或戒令而井井不踰微物且然况於人乎余慨性學不明輯姓譜卷一百有五十而於古今帝王不敢棋於凡民別為六卷題曰帝王姓譜亦尊也或者迺曰天下真是真非槩若黑白然子以僭竊之徒廁於正統間得毋混犴狴于神龍乎是不然天下有陽有陰有正有邪有君子有小人有中國有外夷其消息盈虛相為循環此天運也使僭以正統表章之而湮滅夫僭竊輩則非惟古昔之雄材大畧戡亂定難之偉績不彰而於天運之盈虛消息亦懵懵焉而已且自古致治之日豈如此日之多哉僭竊者不載則没其事没其事則没其年鄉黨之士苟知自好而其

子孫欲傳之以識不忌尚為編年以譜之刻於帝王之姓譜乎故敢僭竊著益所以尊帝王也非混也噫有天下者孰不欲為子孫立萬世之業乎而其傳每至再至三輙易姓者何也蓋虐仇撫后其幾甚微惟知其幾而惕若焉者為能永耳古之興亡未有不繇于此若較論其概豈若我明　聖〻相承德澤之漸涵磅礴足以衍億萬年無疆之祚哉或者唯〻而退敬次第書之以弁諸首

氏族博攷叙

烏程吳京朝卿父撰

莊周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聖人固不欲嘵〻於天下或有不得已者焉豈嘵訾呫囁終無事於輔頰舌也哉顧於六合之外不論何也天下未有無因而虛說者聖如尼父頗難於開創哉使當是時六經之梗概不遺於先王則安所賴籍以立刪定修贊之功也故尼父僅以述自居雖若撝謙夫亦道其實而已至於六

合之外奚憑奚據聖人縱有懸河之雄辯而可強以覆載所不及之處而容其喙乎噫
古今氏族豈易言哉炎黃以前遐哉邈乎即六合外也自炎以姜黃以姬而子姓始分
降及三代則以諡以官以邑國以王父字斯謂之氏謂之族嗣是而秦漢魏晉下迄日
庶姓日繁而載之方册者更僕未易數也余未暇以秉筆者而枚舉之思秦火未盡燔
孔壁無禁而出之則方册所載槩皆有因而非不根之論也淩大夫繹泉甫早年解組
況酣典籍自六經諸子天文地志稗官小説靡不咀嚼而鈎致之已輯姓譜卷一百有
五十而梓行矣復考方册所載之説彙為一編而析衷之題曰氏族博攷授余余讀之
作而嘆曰博哉良工苦心乎讀是書而知其益無方矣如吳魯之姓同姬徐秦之姓同
嬴顧室家者不得儕伉儷則由是以明婚姻之禮矣如始以一姓為三派終以三派各
一姓篤親親之誼者循等殺則由是以昭疏戚之分矣如唐虞夏商之姓由帝王丕

卜陶丘之姓由術業論高卑者遡源流而軒輊之則由是以彰貴賤之勢矣他如四聲之韻五音之屬華夷之別支庶之分公私之義一開卷而靡不昭揭焉紛然雜出於方冊者固各有因大夫傳致而彙之又因乎其因也非強論夫六合之外也讀是書而知其益無方矣奚媿於尼父之術哉大夫居家好閑有羔羊素絲之風讀書也專述古也多此其述之大者云

禮書曰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以氏之所聚而已

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其得姓雖一而子孫別為氏者不勝其多焉有以王父之字為氏者矣有以始封之邑為氏者矣枝分派別千塗萬轍初

若參錯紛亂而難考及徐而視之有綱有條猶指諸掌焉

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同某嘗言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竊恐謚本氏字先儒隨他錯處解將去義理不通且如舜生於嬀汭武王遂賜陳胡公滿為嬀姓此即因生以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如此之類所謂以字為氏因為族 事文類聚

前漢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上皇無名母媼無姓然唐宰相世繫表敘劉氏所出云晉士會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為劉氏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沛生仁號豐公生端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漢高祖也高祖之父漢史不載而其名唐史乃載之亦可一笑 白孔六帖

禮經表記篇云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謚音示　註疏曰謚之言烈也行之跡也誄行立號以易名也自周公始名自命也又聲稱也壹一同專也惠善也浮汎也溢也此言君子務實而不務名勝也夫子謂先王為美謚以尊顯其聲名但節取其大者以一其惠君子所以不自大尚其事功者以求取情實不肯虛為矯飾也所以過高之行不敢率循者以求處乎篤厚之道也人有善彰而不掩人有功美而不數盡其謙恭遜下之心以尊慕才能之賢也君子雖自卑自亦自卑之獲益處非效也尊敬亦本上文謙言民之高大其

事行彰美其善功者亦是敬之而不慢尊之而不盡也縱是務實如此安有名勝之恥乎烈以稼穡之功言后稷教民稼穡為周之始祖其功烈在天下豈一人之手足導而用之哉固當以仁聖自居矣惟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習民事之人而已功大居畢古人之恥名之浮於行也益可見焉

嗟乎士君子瓌奇俊秀赫有聲施雖貞珉幾泐矣而輝且彌溢名之勤不勤奚論也如蔭茲任者在近年諸公風猷謨需令望未艾公論當以徐定餘未敢權品焉切覩吳公道南而上類多游陟顯融勛伐煒赫人固後頌之乃其當於心不謀而合者僉曰吳公寅哉夫吳公位不滿德名茲以昌何繫於石而石以公重故知吾人光建大業芬揚永禩列于不朽之塗當自有在即功名未足概之矧曰富貴云乎

堯封禹于夏賜姓姒氏封契于商賜姓子氏封棄于邰號曰后稷賜姓姬氏封四

岳子吕共工從孫命為侯伯總四方諸侯之事賜姓曰姜別氏曰吕舜父瞽瞍以其有目

不能分別好惡故人謂之瞽配字曰瞍非謂真瞽無目也

